

武汉往事3

谨以此书

献给伟大的祖国以及为革命信仰而牺牲的人们

张隼 著

抗日烽火

这是一个坚守革命信仰的故事

一座城，两条江，三个家族
四十载恩怨情仇，风云激荡
解构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武 汉 往 事 3

抗日烽火

◎张 隼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汉往事. 3, 抗日烽火 / 张隼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218-12771-2

I. ①武… II. ①张… III. ①武汉—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697号

WUHAN WANGSHI 3 · KANGRI FENGHUO

武汉往事3·抗日烽火

张隼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选题策划：李 敏
责任编辑：李 敏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90千
版 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第一章	气血飞扬 / 1
第二章	谁挽狂澜 / 15
第三章	余瑞祥重返武汉 / 29
第四章	八路军办事处 / 43
第五章	希望与火焰 / 57
第六章	战时首都 / 71
第七章	炸弹从天而降 / 85
第八章	各怀心事 / 99
第九章	不屈的人们 / 113
第十章	痛失马当 / 127
第十一章	向往延安 / 141
第十二章	献金运动 / 155
第十三章	西迁西迁 / 169
第十四章	砥柱中流 / 183
第十五章	暂别武汉 / 197

第十六章	劫后余生 / 211
第十七章	反抗之火 / 225
第十八章	路在何方 / 239
第十九章	机场风波 / 253
第二十章	苦难未央 / 267
第二十一章	阻截行动 / 281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 295
第二十三章	雪地之战 / 309
第二十四章	龙潭虎穴 / 323
第二十五章	王俊财出逃 / 337
第二十六章	徐家棚机场 / 351
第二十七章	空中来客 / 365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疯狂 / 379
第二十九章	胜利在望 / 393
第三十章	倭寇末日 / 407

第一章

气血飞扬

1937年7月7日，夜幕降临的时候，刮了好一会儿大风，唤来了不甘寂寞的雷电。一道道闪电挥舞着寒光闪烁的利剑，撕开了浓厚的云层，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响声，刹那间，整个武汉三镇颇有些天摇地动的感觉。紧接着，天幕好像被撕破震裂一般，豆大的雨水，带着噼里啪啦的喧嚣，倾盆而下，被风一吹，宛如无形巨臂抡起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发烫的地面，激起一片滋滋的声音，在闪电与灯光的辉映下，到处雾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平日看上去本就有点冷峻的武汉警备司令部越发阴森起来了。

此时，警备司令官邸，赵璇滢正坐在王俊林对面，滔滔不绝地向他发泄着内心的愤懑与恼火。

没人泄露她的真实身份，赵璇滢继续以帮佣的身份留在警备司令官邸。

余雅芳本来没有让赵璇滢干帮佣的活，如今知道她是二嫂，更加殷勤备至，亲自张罗，准备把她的全部行头重新换一遍，被赵璇滢阻止了。

赵璇滢说道：“经常会有贵夫人阔小姐探望警备司令夫人，她们看到这个样子，传扬出去，一定会引起别人的疑心。我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余雅芳一怔，叹了一口气，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

身份暴露以后，赵璇滢更加渴望跟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暗地里又派遣了一名地下交通员去陕北寻找党中央，了解共产党的最新动态。

事实上，王俊林的心情最复杂。他曾经那么执着地要抓捕赵璇滢，为此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及进步工人、学生、教师被他杀害了，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哪怕后来放松了对她的抓捕，甚至不想再抓捕她，一旦赵璇滢真的出现在他面前，而且明白她早已打进了他的官邸，他甚至还把一些机密文件交给她整理，他便颇为恼火，下意识地试图命令人把她抓起来，让她永不见天日。然而，放下国共合作大势所趋不说，赵璇滢住在他的官邸，整天跟夫人待在一起，为了不让夫人担心，他也不能抓捕她，更不能泄露她的身份和行踪。

“你这只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来了，不叫人佩服都不行！”跟赵璇滢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王俊林悻悻地说道。

赵璇滢笑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又能在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了。王司令应该知道，日本是一个间谍国家，多考虑一下应该如何防范日本间谍及其被收买的人窃取有关武汉的各种情报信息，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勘察武汉地形，做好预设战场的准备工作，并且训练部队，随时准备走上抗日战场。”

“不劳二嫂费心，该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做！”王俊林冷冷地说道。

“可是，我看不到你做了些什么！”赵璇滢毫不客气地说道，“你跟他们一样，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野心认识不足，到头来，恐怕只会害了国家。”

“二嫂！你别危言耸听好不好？”王俊林有些恼火，提高了音量。

“你以为武汉深处腹地，哪怕日本人已经发起全面进攻了，一切都来得及，是吗？”赵璇滢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不！如果不提前准备好战场，提前训练好军队，提前堵塞敌人可能得到情报信息的来源，日本人一旦发起进攻，必定势如破竹。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提前把它打造成难以攻破的堡垒，作为警备司令，你责无旁贷。”

王俊财、余瑞光、赵承彦、余瑞华、赵承博不时会找一些借口，拜访武汉警备司令官邸，跟赵璇滢谈论时局。日本人会不会继续侵略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联合起来以后，应该怎么跟日本人打下去，中国应该在日本人动手以前做什么样的准备，商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又该以何种方式支援抗战等，凡是跟抗日有关的话题，无不在他们的商讨范围之内。

余立、王卓文、赵英嗣、王晓燕、赵雪莲再过一年，就要从武汉大学毕业。他们讨厌王俊林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一直不肯登门拜访警备司令官邸，现在因为要跟赵璇滢谈论抗日问题，不时来到王俊林的官邸。从他们的言谈中，赵璇滢发觉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一方面颇感欣慰，另一方面又为没有真正帮助过他们而感到些许伤感，决计好好引导他们，让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走得更加坚实。

余亚男正准备考武汉大学。她年龄还小，但决心与志向不小，与母亲见面不多，但母女心心相通，在母亲教导下，心里早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并且恨不得马上退学，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

母亲阻止了她：“你应该首先学好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

余明亮年龄太小。乍一见到母亲，他很不习惯，怯生生的，不敢相认，可是一旦克服了最初的畏惧心理，感受到了生母的关爱，时刻都想跟母亲腻在一起。

因为母亲周莹莹太溺爱余明亮，娇宠得余明亮隐隐然露出了朝邪路上走的苗头，赵璇滢不得不告诫母亲，不要太惯着孩子。

见到生母以后，余明亮死活不愿意离开，很想和母亲一直在一起。

余雅芳十分伤感，说道：“二嫂，你让他住下来吧。”

赵璇滢把孩子拉到面前，说道：“外面还有人盯着母亲，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母亲住在一起，准会抓走母亲。你不希望再也看不到母亲吧？”

“他们是谁？我去把他们赶走！”余明亮扑闪着眼睛，说道。

“你还小，等你长大了，母亲会告诉你的。”赵璇滢抚摸着儿子的脑袋，说道，“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是你母亲，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母亲在这里！”

“母亲放心，总有一天，我要他们认得我！”余明亮凶狠地说道。

赵璇滢把武汉警备司令官邸当成跟各路人物商讨抗日救国的场所，王俊林心里波动得厉害。刚开始，他很不热心，既不支持，也不参与。后来，因为夫人爱听，听了以后总在他的耳边聒噪，他只好勉为其难地参加了，但很少说话。再后来，因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进度缓慢，看不到国共两党何时才能携手抗日，王俊林逐渐对赵璇滢一再强调日本人的侵略迫在眉睫感到厌烦，对王俊财、余瑞华他们经常来跟赵璇滢探讨抗日事宜感到不满，难以容忍余立、王卓文这些子侄辈着魔一样地听从赵璇滢的摆布，尤其是夫人和余瑞华，愣是忘了身份，只知道一味附和赵璇滢，他气不打一处来。他不能再容忍这一切，不仅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斥责赵璇滢纯粹杞人忧天，随后发生激烈的争论，而且没人的时候吵得更加激烈。

“你仍然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真是太麻木不仁了！”赵璇滢怜悯地说道。

“过去的教训摆在那儿，即使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绝不会停止继续侵略，只不过，日本国力不足，目前肯定还没有做好全面侵略的准备。”王俊林辩解道。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做好准备？”赵璇滢顿了一下，又说，“即使人家不做准备，依照过去的经验，他们认定国民政府会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从你的身上，确实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为什么不能发起全面进攻？”

“亏你好意思提过去国民党军队不抗日，那不是因为你们共产党在背后闹事吗？”

“你真是蒋介石的好学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不抵抗日本侵略的责任推给共产党。现在，国共正在商谈合作的具体事项了，你倒是集中精力，好好准备打击日寇呀！”赵璇滢说道。

“二嫂！”王俊林大叫一声，一时气急，全身的器官都给堵住了，变成了一具冒着火烟的木偶。

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犹如防空警报，急促而又猛烈地响起来了。火烟戛然而止，王俊林不由自主地盯住那部电话机。

王俊林终于伸出手，抓起了听筒，放在了耳边。只一瞬间的工夫，他拉长了脸，脸色麻木冰冷得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石头。

赵璇滢心头一紧，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王俊林把电话听筒缓缓地放在机座上，身子朝椅子里一靠，浑身上下一阵瘫软。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打起来了！真的打起来了！”

赵璇滢的心变成了一块铅：“谁打起来了？在哪儿打起来了？”

“还能有谁？日本人跟宋哲元将军的第二十九军打起来了！日本人向卢沟桥发起了进攻。”

下坠的铅块突然变成了扶摇直上的氢气球，赵璇滢心头蹿起一团无名火。她忍不住腾身而起，在屋子里急促地走了起来，像发怒的母狮一般咆哮道：“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别再继续空谈，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王俊林情不自禁地朝赵璇滢看去，俨然忘掉了自己。

赵璇滢不再咆哮，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道：“我们应该立刻号召民众声援二十九军抗日。你也应该向国民政府请战，随时准备开赴前线。”

“二嫂，说不定这只是局部冲突，小日本兵力不多，不会跟我们大打。”

王俊林话还没有说完，立刻遭到赵璇滢严厉的斥责。

赵璇滢怒火满腔，声音洪亮，恍如一阵阵炸雷在王俊林的头顶上回响：“你明知道日本人有灭亡中国的野心，仍然对他们充满幻想，不仅不竭尽全力准备抗战，竟然在这种时候不肯表明坚决抗日的决心。难怪他们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你们的麻木不仁，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日本人哪怕只是一只只蚂蚁，你是一头大象，你不反抗，他们一样会咬死你！”

“我只不过是你要你别过度反应，不妨静观事态的后续变化嘛。”

“你们一直不肯放弃幻想。只要日本人继续温水煮青蛙，你们虽然悠然自得，却丝毫察觉不出水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升高了，快要把你这条鱼煮死了！”

“二嫂，形势还没有那么悲观。”王俊林说道。

“即使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不会马上全面攻击中国，那又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没有在他们刚刚伸出魔爪的时候，给他们当头一棒，把他们打痛了，打得他们不敢动了，他们亡我之心是绝对不会死的！”

“难道我们要冒着挑起全面战争的责任吗？”王俊林质问道。

“是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并且现在又发起了进攻。调集力量，反击他们，赶走他们，是我们的使命！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可笑吗？”

王俊林愣在那儿，看着赵璇滢，一时语塞。

“如今，国共已经走向合作，只要我们不对日本人继续心存幻想，而是抱定必死之

决心，立即全民动员，全体上阵，定能把日寇全部赶出中国。”

赵璇滢忽然意识到屋子里进来了一个人，连忙转过身，一眼看到了余瑞华。

“二嫂，你说得对极了。既然日本人已经动手了，我们不用继续瞻前顾后，应该把它看成是全面抗战的开端，立即动员，举全国之兵，跟敌人一决雌雄！”余瑞华慷慨激昂地说道。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是武汉行营主任打电话告诉王俊林的，余瑞华则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告诉他的。

跟赵璇滢争吵了那么久，王俊林了解她的主张，对她的主张不以为然。还是红军的那一套，发动民众，全体动员，人人上阵。这一套要真管用，红军也不会被国民党军队赶到西北去！他们连国民党军队都对付不了，凭什么对付日本人？

余瑞华受赵璇滢影响太大，竟然跟她一个鼻孔出气。王俊林心想：他们以为中国军队真的有足够的资本跟日本人决一死战吗？人家日本人手里有飞机坦克大炮，国民党军队手里有什么呀？几架破飞机那也叫飞机？几辆破坦克那也叫坦克？几门破大炮那也叫大炮？完全不能跟日本军队相提并论嘛。要不然，日本人为什么凭借区区数万兵马，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东北，继而一步步地向华北扩张？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是事实，日本军队的武器装备太厉害，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说日本人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是一回事，中国军队能不能抵挡得住日本人的进攻是另一回事，一定要仔细权衡。根本没有进行动员，更没有足够的准备，怎么跟日本人打呀？真的把日本人打毛了，人家钢铁洪流全部开过来，中国再大，恐怕也要全部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了。为此，忍让才是最好的策略。

“深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应该听从国民政府以及蒋委员长的主意，我们在这里妄加议论，是不恰当的。”王俊林字斟句酌地说道。

“没错，我们不能仅仅只是议论，而是要采取行动！”赵璇滢立刻接过他的话头，说道，“瑞华，你愿意和我一道号召武汉民众及社会各界声援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并组织力量到前线去慰问抗日将士吗？”

“这是鼓舞民众抗战决心和信心的好事，我愿意！”余瑞华朗声说道。

声音雷动，把余雅芳吵醒了。她睡眼惺忪，懵懵懂懂地赶了过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脸色苍白，神情慌张，急急切切地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赵璇滢赶紧扶住她，说道：“不用担心，这次，国人一定会团结起来，迎头痛击日本强盗的。”

余雅芳一直信赖二嫂，很想让自己振作起来，但不能如愿。她本能地把目光从二嫂

身上移开，直直地望着王俊林，似乎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保证。

不能让夫人因为战争而恐惧，得给她塑造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王俊林本来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愈发坚定了在政府没有表态之前，严密防范赵璇滢发动民众的决心。他知道不能继续耽误下去，因此以召集各路人马开会研讨如何应对时局为名，带着余瑞华匆匆离开了官邸，实则准备防范民众声援抗日。

“二嫂，万一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余雅芳双手冰冷，颇有些颤抖，她抓住了赵璇滢的手，问道。

赵璇滢说道：“雅芳，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只有奋力一搏，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我希望你坚强起来，能为保家卫国做一点事情。”

“二嫂，我听你的。”余雅芳极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就对了！面对强盗，胆怯和躲避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挺起胸膛，跟他战斗，才有生路！”赵璇滢微笑着点了一下头，说道，“现在，你帮我接通王府、余府、赵府，和大姐夫的电话，我要跟他们说话。”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在卢沟桥发起了进攻。最先得到消息的是王俊喜，他立马回到王府，告诉了哥哥王俊财，王俊财随即转告了赵承彦和余瑞光，三人已经商量妥当，决定天亮后一起到警备司令官邸找赵璇滢，没想到赵璇滢的电话已经到了。林英华则是一个学生告诉他的。

王俊喜手下帮众如云，又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不仅在王俊林身边安插了不少密探，甚至在武汉行营主任身边也收买与安插了好几个愿意为他卖命的人。无论武汉行营主任打算干什么，或者知道了任何消息，不到半个小时准会传进王俊喜的耳朵里。

一听说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王俊喜倍感吃惊，心里大骂道：“这些王八蛋真的发起进攻了！”

他现在今非昔比，家大业大，可不敢大意。为了在中国军队跟日本人全面开战之际既能保住既得利益，又可扩张获得利益空间，他马上告诉了哥哥王俊财，希望跟他商量出一个妥当的办法。

随着日本人步步向关内进逼，王府面粉厂生意大幅下滑，王俊财深受其害。因此，他一直主张国民党军应该枪口对外，并支持武汉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国民党军一直“围剿”红军，而置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于不顾，王俊财十分痛惜，蒋介石被迫放弃“围剿”红军的政策，准备着手跟红军合作抗日，他极力欢迎，急切地盼望国共合作早点进入正轨，谁知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他心中的痛苦与痛惜可想而知。眼下，日本人

迫不及待地动手了，必然会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使得国民党走出犹豫不决的藩篱而坚定抗日的信念。

王俊财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说道：“抗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可是，王俊财一样清楚，在蒋介石的骨子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扎了根，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他仍然在一心一意对付共产党。现在蒋介石不可能对付红军了，但心中的一口气还堵在那里，出不来，思想也不可能马上拐过弯来。得推他一把，让民众的抗日热情凝聚成强大的气流，冲开蒋介石国民政府心里的戾气，让他们丢掉幻想，横下一条心，跟共产党一道抗日。而这些事情，远非他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他得赶紧与余瑞光、赵承彦联系，和他们一块去见赵璇滢，商讨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王俊喜则跟哥哥不同。政府抗不抗日，他不管；民众支不支持抗日，他也不管；他要管的是，一旦真像赵璇滢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那么，他的汉帮该怎么办？本来觉得哥哥见多识广，能够跟他商量出保住乃至扩张汉帮的办法，谁知哥哥竟然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

他急了，催促道：“哥，你倒是给我出出主意呀！”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险关头，你不能只顾自己？应该想想怎么支持抗日！”

“那是军队的事呀，哥！”

“你是中国人，国难当头，这么大一个帮会，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入侵我们国土无动于衷吧？”

林英华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他连忙把王卓文、余立、王晓燕、赵英嗣、赵雪莲以及几个骨干分子找到一块，刚刚提了一个头，立刻在这些学生当中噼里啪啦地引爆了一阵阵惊雷。

“天下之大，已经没有我们安静读书的地方了，我们杀敌人去！”

“我一看到东洋强盗在租界里耀武扬威，心头就直冒火。干脆，像当年收回英租界一样，发动民众，把租界里的日本人全部赶走，先把日租界收回来。”

“政府是什么反应？政府不会继续容忍日本人吧？”

“不管政府是什么反应，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要不然，中国将彻底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不错，政府是一盘石磨，它不动，我们得推动它去抗日！”林英华说道。

他们简单商议过后，迅速分头联合其他各校学生领袖，商讨举行声援二十九军抗日的游行活动，以此敦促政府火速进行全国动员，全面进入战争状态。

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有办法。虽说一直不愿意踏进王俊林的官邸，关键时刻，为了见赵璇滢，林英华不得不去武汉警备司令官邸。

林英华搭乘第一班轮渡渡过长江，雇了一辆黄包车，径直赶往武汉警备司令部。他刚刚下车，竟然看到王俊财、余瑞光、赵承彦结伴走了过来。

四人心有灵犀，谁都不说话，只快步朝王俊林官邸走去。

一见到赵璇滢，他们迫不及待地知道的事情，他们已经在干、准备干的事情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

林英华说道：“我已经跟学生领袖有过协商，他们正在展开行动，这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在武汉三镇携手合作，发动社会各界，声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吁请国民政府尽快与共产党人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做到全国一致，共赴国难。”

“没说的，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王俊财立马接过话头，慷慨激昂地说道，“联合各界共同声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需要花费无数精力和时间。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以商界、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名义，单独向抗日军队发去电报，声援他们的抗战，表达我们的关切，同时为他们募集生活用品。”

“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只要能够救中国，我们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余瑞光、赵承彦一样堆积了满腔怒火，发狠地说道。

赵璇滢高兴地说道：“好极了，王世兄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愿。我们以此为依据展开行动，为促成全国抗战的到来贡献我们的力量吧。”

随即，他们密切协商，决定分头去联络其他社会各界，择机择日搞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声援运动。

余雅芳深受鼓舞，说道：“二嫂，我帮你发动妇女界，好吗？”

“好极了！”赵璇滢亲昵地抚摸着余雅芳的肩头，兴奋地说道，“有你出面，妇女界一定会气势如虹！”

“不错，你早该出头露面了！”众人纷纷称赞道。

他们刚刚磋商完毕，王俊林回到府邸。他忙碌了一夜，疲惫不堪，一见屋里的架势，不由得笑了，说道：“想必你们已经拿出了行动计划。”

林英华冷冷地瞟了他一眼，说道：“你不会把这座官邸一把火烧掉吧？”

王俊林讪讪一笑，说道：“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不会容忍日本人永远在我们的国土上撒野。所以，你们谈论抗日也好，声援抗日也好，哪怕积极参加抗日，我都非常欢迎，更愿意参与其中。”

这是王俊林说出来的话吗？跟以前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召集各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期间，王俊林刚把日本人进攻卢沟桥的消息说出口，几乎每个军官都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战场，跟日寇拼一个你死我活。在这种情况下，王俊林很清楚，要想不让他们谈论抗日、声援抗日，他们的目光便会凝集成一把锋利的刀子，把他杀死。要想让他们限制或阻挠社会各界有可能发动的声援抗战活动，同样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他只有遵从民意，想方设法引导部下，商讨如何避免民众情绪失控，惹来日本人的疯狂屠杀。他自己的队伍，是一定要出面的，主要防范日本人攻击游行队伍，希望借此机会博取民众的欢心，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来弥补自己手头武器弹药的缺口。

“真是太好了。我早就知道，因为抗日，你一定会跟我们走到一起。”赵璇滢热情洋溢地说道，“我相信，有了你的参与，我们一定能发动更多的民众参加到声援二十九军的行动上来。”

“是啊，真是太好了！”余雅芳眼中闪动着泪花，跟着说道。

这一天，数十万参加声援二十九军抗战的大军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集结，然后会合到一块，向日租界方向奔去。走在最前面的是各校学生，他们在余立、王卓文、赵英嗣、赵雪莲、王晓燕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打着旗子，拉起各式条幅和横幅，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鼓动沿途的民众参与他们的行动。

余雅芳跟在赵璇滢身边，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激情。丈夫走向了声援抗日的行列，不再像过去一样，只要是二嫂发动起来的运动，他便是镇压者。她深感欣慰，浑身都是力量，她觉得，自此以后，她再也不必为丈夫担心。她甚至想起了二哥，要是二哥能够跟二嫂以及丈夫在一块，该有多好呀。可是，二哥自从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之后一直杳无信息，甚至连二嫂和丈夫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她只有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头。她亲眼看到，侄儿余立、王卓文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列，不时地挥舞拳头，发出一声声怒吼。队伍势如洪水，淹没了每一条街道，黄包车、小汽车在这股奔腾的激流的冲刷下，都消失不见了。她更惊奇地注意到，那些平素被人们所唾弃的乞丐、妓女、苦力，似乎成了这支大军的主力。

游行队伍离日租界越来越近。看着队伍越来越庞大，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余雅芳心里不觉有点紧张，也有点期盼：难道1927年1月3日的那一幕今天要重演吗？那时候，她胆怯，她懦弱，逃开了现场；今天，她受到鼓舞，情绪激昂，胆气十足，哪怕前面是毒蛇猛兽，她也会迎头撞上去。

这时候，王卓文忽然从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急匆匆地奔了过来。他向赵璇滢等人报告道：“游行队伍快要接近日租界了。租界里的日本人已经拉起了铁丝网，架设了机枪，布好了阵势，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也脱下了炮衣，炮口对准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都很激动，一定要冲进租界，怎么办？”

“为了防范游行队伍受到日本人的攻击，一定要控制大家的情绪，不得闯进日租界。”赵璇滢理智地说道。

“已经很难控制了。”王卓文说道。

赵璇滢瞪着他，说道：“你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快去，命令学生不准冲击日租界，只可以围住日租界，表达我们抗议日军入侵的诉求。”

“如果他们动手了，怎么办？”王卓文问道。

“只要我们不首先冲击日租界，他们一旦动手，有余瑞华做掩护，迅速冲进去，抓住日本人，用他们做盾牌！”赵璇滢冷静地命令道。

“是！”王卓文转过身，飞一般地离去了。

赵璇滢赶紧对王俊林说道：“你去检查一下余瑞华的准备情况，一旦日本人开火，立刻用炮火轰击他们的军舰，并出动兵力，打掉日本人的阵地。”

“这样会出大事的。”王俊林说道。

“我们不挑事，但绝不能怕事！在日本人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准备战斗！”赵璇滢说道。

“可是，政府不会允许我们首先开火。”王俊林仍然迟疑不决。

“你如果害怕承担责任，可以离开！”林英华恼火地说道。

王俊林一愣，朝众人扫视了一眼，只见人人眼里都闪烁出决绝的光，把心一横，果然带着卫兵，向余瑞华布设的阵地奔去。

“我们该怎么办？”林英华等人问道。

赵璇滢说道：“我们分头行动，千万不要让队伍冲进日租界。”

说完，赵璇滢旋风一样地朝最前面奔去。学生队伍已经到达日租界边缘，王卓文正在与余立、赵英嗣、赵雪莲、王晓燕等人一道极力阻止队伍继续向前挺进。赵璇滢赶过来了，挥动着双手，不停地喊叫着，试图制止学生们冲进日租界的冲动，但她的声音淹没在学生的呐喊声中。王卓文、余立急了，赶紧架起赵璇滢，像一座高耸的铁塔，矗立在学生的面前。

赵璇滢再一次挥动双手，高声说道：“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深深地感受

到，中华民族决不会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定会发出怒吼，把胆敢侵略我们的日寇全部消灭光。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冲击日租界，而是声援二十九军。希望你们克制自己，把你们的热情全部转化到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上来，不要偏离了主题，引发不必要的灾难。”

“日本人胆敢动武，就用我们的鲜血来唤醒更多的民众吧。”一个学生吼道。

赵璇滢眼看学生的情绪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了，赶紧说道：“难道只有你们流血这一条路可走吗？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国家的抗战和以后的重建都要靠你们，你们的鲜血怎么能任意流洒？”

学生队伍逐渐安静下来了。接踵而来的队伍陆续停在了日租界周围，用他们的口号和嘹亮的歌声，表达对日本人发动战争的愤怒和蔑视。

回到警备司令官邸，余雅芳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绯红着脸，对二嫂和丈夫说：“从今天起，我要跟二嫂一样，出去为抗日做一些事情。”

赵璇滢兴奋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说道：“好极了！”

夫人在赵璇滢的鼓动下走出家门发动妇女参加游行，王俊林心中颇有点不满，只能忍着，现在她竟然得寸进尺，要彻底走向社会，那还了得，岂不是会走赵璇滢的老路吗？他连忙打断了赵璇滢的话：“一点也不好！岳父生前曾有家训，不准余氏家族的女人走出家门，我们王家也不愿意让女人抛头露面。”

余雅芳一愣，看着丈夫，情绪顿时低落，脸色苍白，一动不动。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抱着老皇历不放。雅芳是你的夫人，可是，她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她有自已的思想，有行动的自由，她想做什么，谁也拦不了。”赵璇滢见余雅芳为难了，只得平抑了心头的怒火，转换方式，“作为警备司令，你夫人在这时候参加抗日行动，只会提高你的声誉嘛。”

话虽如此，谁知道这次是不是真的会像共产党说的那样，是全民的抗战，是全国的抗战？万一不是那么回事，让夫人跟共产党掺和到一块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蓝衣社特务处的那些家伙把事情汇报上去，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沉默了一会儿，王俊林说道：“等有了更好的机会再说这件事吧。”

赵璇滢不理睬王俊林的缓兵之计，她一定要让余雅芳从此彻底走出家门，用事实与分析作大炮，向王俊林轰去。

这时候，王俊财进来了。

他已经募集到了一笔资金，正在着手购买抗日将士急需的医疗器材以及其他物资。